



八瑤灣1871 故事就在這裡開始.....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故事就在這裡開始

1871年

黑潮和親潮怒吼的地方

五十四顆頭顱沒能回家

1874年

卻決定了台灣的方向

鬼哭神號嗎？淒慘悲壯嗎？

其實我很難想像？

但我確實知道

2017年

站在這裡遠眺八瑤灣

一百四十多年後

山河如昔 浪濤依舊

煙已消 雲也散

啊，海天一片蒼茫！

有兩件事情對台灣的開拓歷史有非常深遠的影響；一是發生在清同治十年(西元1871年)的「牡丹社事件」，另一是開始於清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的「中路(今稱八通關古道)」開築。兩者在時間上互為因果關係，但地理位置相去甚遠。牡丹社事件發生在現今恆春石門地區，而八通關古道橫跨於台灣中央山脈中段山區。

雖然事隔近一百四十多年，但是我們至今仍然能夠親臨歷史現場，重踏前人的足跡，尋訪歷史的蛛絲馬跡。站在時空的交會點，似乎可以隱約地觸摸到歷史剎那的永恆。

牡丹社事件

清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(西元1871年11月27日)，一艘載有六十六名琉球宮古島人的商船，因為遇到颱風而傾覆，漂流到台灣南端的八瑤灣(今屏東縣滿州鄉九棚村一帶)，在牡丹

社附近的海岸登陸。八天後，誤闖入牡丹社(今屏東縣牡丹鄉)，其中有五十四人被當地的原住民殺害，其餘十二人經保力庄的漢人楊友旺協助，幸得以安然保全生命，後來又經由鳳山縣護送至台灣府，轉往福州，再搭船回琉球宮古島。遇難的五十四人之遺骸，則合葬於雙溪口的「琉球人之墓」。後來日本又於1874年11月，根據牡丹社事件中日和約，將之改葬於今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，並立碑紀念，碑文題字「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」，後來「大日本」三字被人抹擦掉，不過現已修復。

當年日本帝國素有侵佔台灣的野心，為了達成這個擴張的政策，便處心積慮，首先於西元1872年冊封琉球王為藩王，確立日本與琉球的主屬關係，以作為侵略台灣的依據。西元1873年2月，日本以琉球宗主國自居，派員赴北京向清廷交涉琉球民遇難事件，且同時派遣樺山資紀等人由福州偽裝來台，走遍全島深入蕃地刺探情勢，為侵犯台灣作準備。

1874年5月7日，日本正式以「懲兇」之名，任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，前後率兵三千五百餘人，在「有功艦」的前導下於射寮海岸登陸(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)。於大坪頂山上紮大營駐進統領官，並沿途設防營。



「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」孤寂地座落在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內，鮮為人知

五月二十二日，日軍拂曉出擊，與原住民大戰於石門(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)。牡丹社與高士佛社原住民聯合近四千名勇士，在石門虱母山與五重溪山形成的隘口據天險抵抗，重挫一千三百名配備精良的日軍。

原住民疊木塊、石頭當關，日軍倉卒不能攻擊，雙方僵持數日。之後日軍改變戰術，藉著四重溪溪水豐沛之際，進行誘殺計劃。由士兵偽裝失足落水，仰臥水面並以腳姆指架槍以待。當時原住民不知有後膛式的槍枝，但見日本士兵已溺斃槍械已浸水，便接近溪邊準備割下首級，不料卻踏入陷阱遭日軍放槍射殺。被槍殺的人數眾多，血染紅四重溪慘狀至極；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等三十八人皆戰亡。

日軍並以重金利誘他社原住民，為其嚮導引路。於是兵分三路，第一路自大港(今滿州鄉港口村)進攻，越蚊率(今滿州)、高士佛，抄包其後路。第二路自楓港攻入，襲擊牡丹社右翼。第三路從保力進軍，由四重溪、石門而上，與原住民正面迎擊。由於日軍人數眾多、武器裝備精良，且原住民三面受敵，終於無法抵抗而敗退。原住民勇士最後自己燒毀住社，自戮族人寧亡不屈。此即鬼泣神號、淒慘悲壯的「牡丹社事件」。

主戰役結束大勢已定後，日軍在統領埔(今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)紮營，並建都督府、設病房、築木城、修道橋、蓋兵房、掘壕溝，作屯田久駐之計，且圖謀征服後山諸番社。但是，南台灣高溫潮濕多瘴癟之氣，惡疫流行病勢猖獗，日軍因水土不服，在百日內病死五百餘人。

或許是這個原因，清日和談終於在英國大使Thomas F. Wade的調停下展開。同治十三年(西元1874年)九月二十二日，大清國、大日本國互立文據，中國允給撫卹銀十萬兩，給被害琉球難民之家屬。日本退兵後，在台灣所有修

道、建房等設施，中國願留自用者，給予四十萬兩。兩國議定，日本於明治七年(西元1874年)十二月二十日全數撤兵，中國亦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全數付給銀兩不得延期，從此結束日本犯台八月有餘之戰爭。

今天，到石門天險憑弔牡丹社戰役的古戰場，猶可想像當年戰況之激烈。日治時期，日人曾在石門天險前的山丘下，砌石為壘，豎立巨石鐫刻「忠魂碑」，以紀念在此戰役中戰死的日軍。後來，政府於民國七十、七十一年，將碑遷建到山丘上。但是現在「忠魂碑」的碑石已不見蹤跡，僅留石壘。另在鄰近「忠魂碑」旁，又新建一座紀念碑，題字「澄清海宇·還我河山」。佇立紀念碑前，望向四重溪谷的石門古戰場，可以感受當年原住民據守天險，「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」的磅礴氣勢。

「牡丹社事件」的引爆，在恆春的開拓史上扮演著關鍵角色。清廷長久以來緊守陸權的

思想，因受到「牡丹社事件」的衝擊，於是開始重視海疆的防禦，原被清廷視為邊陲地區的台灣，才開始扮演屏障沿海的角色。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，琅嶠(Longkiauw 排灣語音譯)因海防據點的重要性，正式築城設縣，名曰「恆春」，展開有計劃性的建設；現今恆春是台灣唯一保留四個城門與部分城牆的地方。

八通關古道

牡丹社事件後，清廷有感於列強覬視台灣的野心，急需鞏固台疆、防範外侮，於是詔命總理福建船政大臣沈保楨赴台，籌劃善後事宜。沈保楨認為台灣的重整宜作整體規劃，他說：「台地之所謂善後，即台地之創始也；善後難，以創始為善後則尤難。」主張開禁大陸人民渡台，鼓勵移民後山拓墾，充實後山軍防，進行「開山撫番」。這些步驟對後來清廷的台灣政策影響非常深遠。

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開始執行其計畫，



屏東四重溪石門古戰場紀念碑，題字「澄清海宇·還我河山」，遠望後方山谷處就是昔日「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」的石門古戰場



現今恆春是台灣唯一保留四個城門與部分城牆的地方，此為現今之「南門」，位置應仍舊，唯建築格局已面目全非

決心開鑿前山與後山的通道。於是兵分三路交由軍隊以人力配合武力進行。所謂三路是指「南路」、「中路」與「北路」(以下所述均依古地名)。

「南路」由海防同知袁聞柝負責，督兵三營，分為兩支進行，一線自鳳山縣赤山至後山卑南，計一百七十五華里；另一線由總兵張其光自鳳山縣射寮開來，會於卑南，計二百六十五華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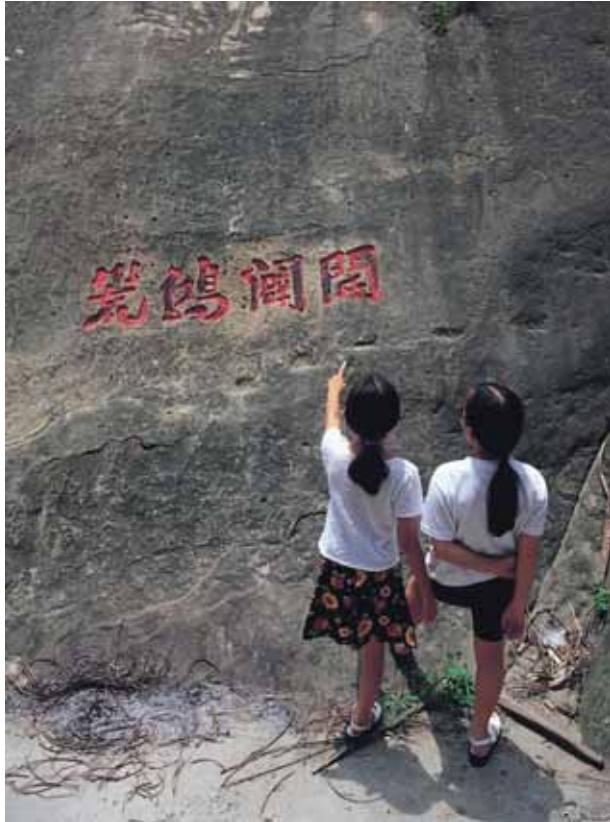
「北路」由提督羅大春負責，率兵十三營，自「噶瑪蘭」蘇澳開至奇萊(今花蓮)，計二百零五華里。

「中路」由南澳總兵吳光亮負責，率兵二營，自林圮埔(今南投縣竹山鎮)開至台東璞石閣(今花蓮縣玉里鎮)，計二百六十五華里，約一百五十公里。歷時近一年，完成了此一條互

古未開之路，稱之為「中路」或「番界之路」，也就是現今所稱的「八通關古道」。使得前山與後山得以互通，奠定後山開發的基礎。

清同治十三年(西元1874年)七月，吳光亮招募粵勇一千人組成飛虎軍，於中秋節前夕起程渡台，十七日到達打狗旗後(今高雄旗津一帶)，略事休息後，就趕往台灣府(台南)駐紮。十月進駐集集埔(今南投縣集集鎮)辦理剿匪撫番諸事宜。隨後派人入山探路，年底歸報。同時拓寬草嶺山道，吳光亮在今濁水溪北岸「集竹大橋」下，勒石「開闢鴻荒」碣，以資紀念。

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正月築路開始。吳光亮親率兵勇，由林圮埔(今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處，在清水溪畔)與社寮莊(今竹山鎮社寮附



「開闢鴻荒」碣，砂石岩壁上雕以陰紋行書，無落款。字體經後人加深，但未參考拓本，已稍走樣。位在今濁水溪北岸「集竹大橋」下



「萬年亨衢」碣，砂石岩壁上雕以陰紋行書，位在現今鳳凰鳥園的竹林內石壁上

近，在濁水溪旁)分兩前進，相會於大坪頂(今鹿谷鄉新寮)，繼續往大水窟(今鹿谷鄉永隆村)、頂城(今鹿谷鄉鳳凰村)，二月直抵鳳凰山麓。現今在鳳凰鳥園的竹林內石壁上，仍然保存一非常完整的「萬年亨衢」碣，是吳光亮當年築路至此地，期願中路開闢後，能千秋萬世通達順利，有感而題字。中路就是由碣下通過，至丹柳蘭溪(今陳有蘭溪)左岸入茅埔(今信義鄉愛國村)。

三月，由茅埔越紅魁頭(今信義鄉風櫃斗)到南仔腳藔(今信義鄉久美村)，四月抵達合水(今和社或同富村)。此時大雨連日工程無法進行，於是吳光亮另雇請工人從牛轆轤(今水里鄉永興村)旁開闢一道側接茅埔，並可連接埔里、集集、社寮、南投各處，以便商旅轉運。因此，水里曾是「水沙連古道」與八通關古道支線的交會點。

五月，自合水過霍薩溪(今和社溪)沿丹柳蘭溪(今陳有蘭溪)左岸至今東埔四鄰前過溪，



八同關本為鄒族Pantounkua之譯音，後改為「八通關」，海拔2800公尺。吳光亮在此設置大營，其營盤址位於曰警八通關駐在所南方約120公尺處，目前仍留有兩處長方形的夯土牆。

再沿右岸至東埔社心(今東埔一鄰)，吳光亮在此屯營，並招募部分布農族人運補。據現今居住在東埔地區的布農族後嗣說，他們的祖父輩中，有些甚至還會講些許的粵語。築路繼續沿陳有蘭溪上游進行，為了避開漏斗狀的峽谷(今稱父子斷崖)與雲龍瀑布前的峭壁，再次過陳有蘭溪左岸，切入山腹過支稜，抵達今樂樂谷溫泉區。繼續前進乙女瀑布下方，越過陳有蘭溪至右岸，避開上游左岸惡劣地形，沿途經「對關」(溪底第一峽門)，再上到今觀高坪下方，過後再以石階之字形直上八通關口。一路鑿壁建橋以克服險峻地形，工程艱鉅龐大。

六月，抵八同關(今八通關草原)，此地海拔高度約二千八百公尺，雖值盛暑，但日夜溫差很大，所以兵勇必須披裘禦寒。古道在草原上，以六尺標準寬度，抵達八通關草原南側，靠近荖濃溪源頭處，在此屯營。八月，築路到達架札(可能是今大水窟)、雅托，此處已是中

央山脈的中心地帶了。

九月，中路由西部橫越人煙罕至的中央山脈，往後山方向鑿進的同時，吳光亮派遣哨弁鄧國志，先前往秀姑巒聘僱原住民，由「璞石閣」(今花蓮縣玉里鎮)處，沿今拉庫拉庫溪北岸開路而來，東西兩線可能會合於「打琳社」(今塔洛木溪西岸—塔洛木社)，計開路十九華里。

十月，沈保楨擇優奏獎開路有功人員。十一月，頒布舊例弛禁告示，至此全部中路開闢工程告竣。從「林圯埔」到「璞石閣」全長二百六十五華里，約合一百五十公里，歷時十一個月完成。相傳光緒七年(西元1881年)吳光亮在現今玉里就營地立廟，以祈所布平安，奉關聖帝君，命名為協天宮。今廟內懸有「後山保障」匾額一幅，雖然後來考證此匾實為吳光亮弟吳光忠所立，卻也是清朝中路開鑿歷史的一個註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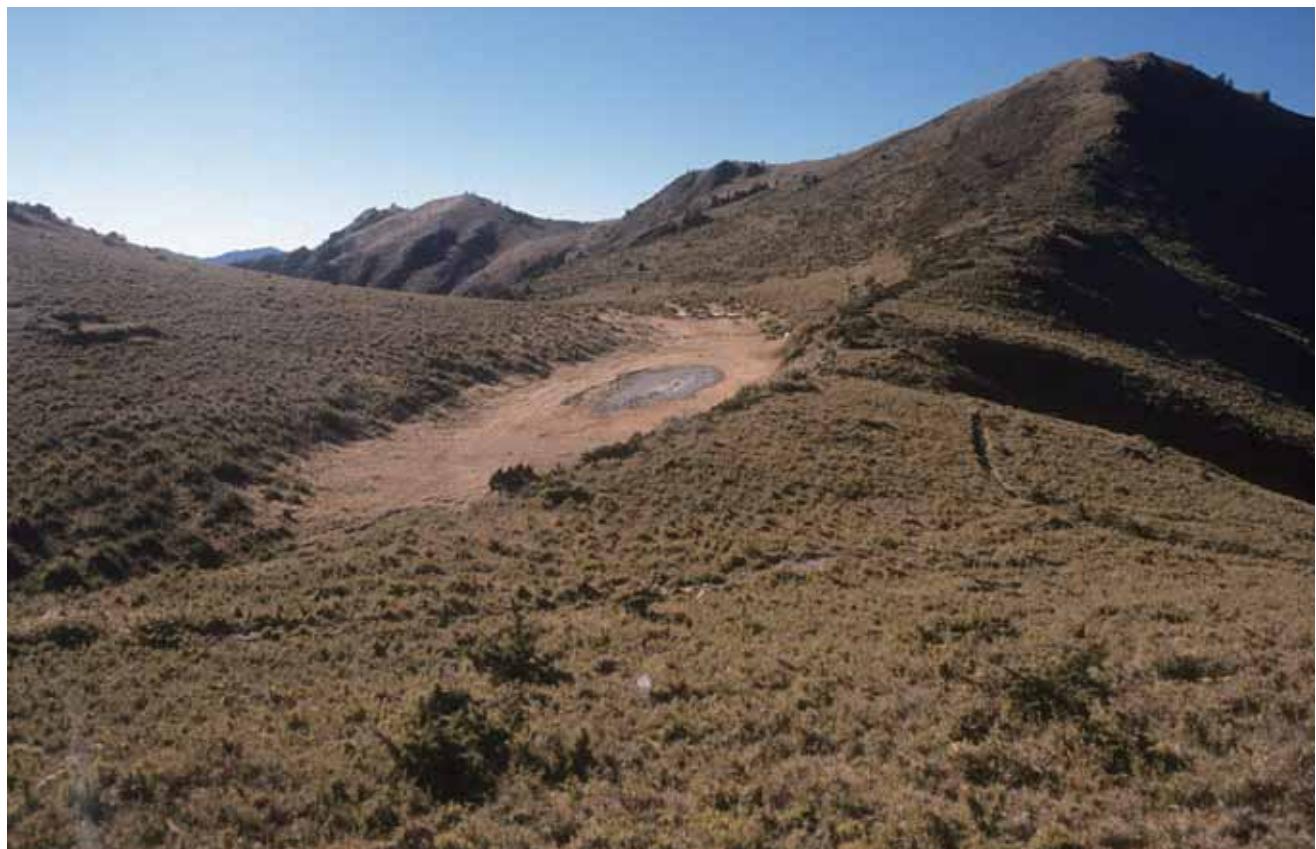
「後山保障」匾額，現懸掛於花蓮縣玉里鎮（昔稱璞石閣）協天宮，相傳為吳光亮之墨寶，後來考證為其弟吳光忠所立

中路開通撤禁後，受惠的大多是台灣西部的住民，但是對東部的墾拓成效並不彰。因為原住民並不喜歡使用此中路，他們寧願走自己的獵道，且故意破壞路基結構。加上台灣位處地質變動頻繁地帶，山高水急，颱風豪雨沖刷激烈，所以道路極易毀損。其實當時的撫番政策並無成效，漢番爭地，繼以草萊初開，瘴癟仍盛，尚且海路發達。加上清政府國勢衰頹，於光緒十七年（西元1891年）緊縮台政，軍工維

護不繼，撫墾政策名存實亡，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。日治時代，日本人另築理番警備道—「八通關越橫斷道路」，至此中路淡出歷史舞台。

今天，古道已殘破不堪，柔腸寸斷步步危機，大部分已埋沒在寒山蔓草中。從東埔到花蓮玉里的這段古道，正位於「玉山國家公園」園區內，並已依法規劃為「史蹟保存區」永久保存。

歷史是人類在時空的延展軸線上的記憶。今天，不論是站在石門戰役的紀念碑前，或是走在八通關古道上，抑或是仰瞻「萬年亨衢」、「開闢洪荒」碣碑，都讓我有滄海桑田，世事無常的感慨。時空仍然繼續往前演進，我們也踏著先人的足跡，一步步往前走，其實，我們也在寫歷史。回首前人披荊斬棘的古道，觸撫大地痕跡，讓我直接驗證真實的面貌，直接感觸到台灣永無止息的脈動。



大水窟海拔3231公尺，中路開闢時在水池東方草原上設有營地，遺址仍在。此處曾有大量清代陶瓷食器殘片出土